

谈谈赵园和我们“这四家人”

·钱理群·

平原兄安排我写一篇随笔，谈谈我心目中的“赵园印象”。可写的东西确实不少，却不知从何入手，就迟迟不能动笔。大概是前天清晨，梦中醒来，突然冒出这个题目，就似乎有了一个切入口。所说的“四家”，自然指赵园与王得后、陈平原与夏晓虹、黄子平与张玫珊，以及我与崔可忻这四家。

王瑶先生的“学生辈”

我们四家八人中有四人（赵园、陈平原、张玫珊和我）都是王瑶先生的研究生；王得后则是王瑶先生鲁迅博物馆的同事。因此，我们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时，是被视为王瑶先生的“学生辈”的。

王瑶先生对我们也都有具体的评价与期待。对于赵园，他只有一句话：赵园有很强的独立性，不要多管她，让她自己去发展。这也是深知赵园之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几个同学中，受王瑶先生影响最小的就是赵园，而且她是自觉的，尽管她后来把自己的学术重心转向明清，是最接近先生的研究的。

而我们这些人在20世纪80年代走到一起，起关键作用的，则是黄子平。他那篇评论林斤澜的文章《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在《文学评论》发表，一举成名以后，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找到他，问他的同学、朋友中还有哪些出色的人才，他推举了赵园和我。我的第一本鲁迅研究的专著《心灵的探寻》才得以顺利出版。赵园的第一本书也是这么出版的。子平的出手相助，就

是“雪中送炭”。

陈平原也是子平推举的：他和子平是广东老乡，平原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想报考王瑶先生的研究生，子平把平原的论文推荐给我，我看了大为感佩，立刻向王瑶先生郑重介绍，王先生也十分欣赏，毫不犹豫地就收了平原为弟子。

我曾感慨：“很多人都惊讶我写了这么多。我心里明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时有大的环境的干扰，但我所处的具体小环境，却极为和谐、安静、温暖，有利于我的自由创造。”

学术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

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现场。我们这一群人在那个启蒙主义时代，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大概就是子平、平原和我合作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特别是当时影响最大的《读书》杂志，连续6期发表我们的“三人谈”。赵园没有参与，她是真正的“独行侠”。但她对我们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还是理解与支持的。

由于得后担任了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她家的住房比较宽敞，我们这群朋友也常常约在她家聚会。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89年我的50岁生日就是在她家过的，同时过生日的，还有40岁的黄子平和30岁的汪晖。赵园也许比我更集中精力闭门著述，于是就有了她的四大代表作：《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北京：城与人》《地之子》。在我看来，这更是20世纪80年代启蒙



右起赵园、钱理群、王得后、王信、王富仁、王培元



1981年，王瑶先生（前排中）与学生钱理群（前排左）、陈平原（后排左）、温儒敏（后排右）等合影

时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代表作。

据王富仁的学生宫立在其《风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里回忆，王富仁私下多次表示，在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中，他最佩服、以至“崇拜”的就是赵园。原因是她“永远走自己的路，说的是自己的话……是一个按别人的标准无法分类的人物”。

她做研究很少参考别人的研究成果，而是直接面对历史文本和相关原始资料，以自我生命投入，就有了仅属于自己的发现。赵园说，学术对她来说，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经由学术理解世界，同时经由学术而自我完善”。

“畏友”更难能可贵

赵园与平原都能坦言我学术上的不足，都让我有所触动，更是感动：因为在我取得相当的学术地位以后，就很难听到这样的“不同声音”了。赵园说，“小友”告诉她，“听钱师母说，老钱最怕他的小师妹”；赵园还说，“至今老钱仍然是友朋中我可以当面以至当众‘怼’‘怼’的一个。”都说“人生得一知己

者足矣”，其实“畏友”才更加难能可贵。这也是我特别看重“这一群人”的重要原因。

赵园对我还有一个批评：老钱“对‘天下’‘国家’关心太过，对周边的小事视若无睹”。我是自觉与本单位的人保持距离的，就是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与自由，不受干扰地想自己愿意想的“大问题”，做自己想做的“小事情”。这也暴露了我性格的弱点，就是赵园所说的“骨子里的软弱”。而赵园和平原在本单位多少有点儿职务，就免不了要介入单位的人事，不过这也是她所说的，“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话说老钱》）。

“赵园有更广大的精神世界”

2000年春，黄子平、张玫珊和他们的儿子一家三口，回到了北京。2010年以后，子平又有机会在北大、人民大学任教，我们这四家就又相聚一起了。子平后来回忆说，阔别10年后回到北京，发现“许多当年同时代人都变了，就我们这个小群体没有变”。

张玫珊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一家

“第一次回北大，崔老师在燕北园亲自忙碌，准备了一桌筵席”：“一道一道有名堂的美味陆续登场，引起一阵阵惊叹，满桌的笑颜，酣畅淋漓的气氛永远难忘。仅只一次足矣。再难复制，也不需要再露一手了。”（《崔老师点滴》）此后，我们这四家人就经常聚会、聚餐，有时候还一起唱歌，崔大夫就自然成了大家的家庭医生。2019年可忻第一个远行，得后、平原、晓虹、玫珊都写了文章，赵园在《话说老钱》里也特意写了一大段回忆可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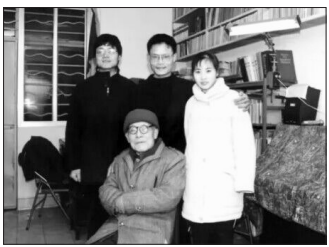
这样的坚守，也是自有收获的：可忻刚走，赵园就交出一部有关当代史的巨作。其实，这对赵园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研究者早就注意到，赵园在20世纪90年代“履行全国政协委员职责，就提‘尽快出台财产申报法’的提案”。她还“特别关注农村养老问题，提出‘创造多元化养老模式’的议案”。研究者因此提醒我们注意，“赵园有更广大的精神世界”，在她看来，“书斋外天地很大，值得关心的东西很多”（宫立《风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

就在可忻病重之时，得后也进了医院，动了手术。在可忻远行不久，得后、赵园一家也搬进了我所在的养老院。这就意味着“我们这四家”中的两家人，都进入了“养老人生”；另外两家人：子平、玫珊、平原、晓虹，都逐渐进入了晚年。

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午餐时和得后、赵园聊上20分钟。我惊喜地发现，我的这位“小师妹”实际比我更加忧国忧民忧世界，她的许多敏锐的政治、历史，人与人之间、人性的判断，都让我感佩不已。（摘自《文艺争鸣》2023年第1期）

母亲在我三岁时就因病去世了，我的父亲辛丰年（见图，与长子、次子夫妇）在恶劣的环境中无力同时抚养我们兄弟俩，只好带着当时才七岁的哥哥去乡下劳动，而把才三岁的我寄养在常熟乡下我姨妈家。1978年，我10岁那年，才把我接到南通和他们团聚。此后直到2013年父亲因病去世，我和他始终生活在一起，在和父亲朝夕相处的35年里，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音乐的热爱。

父亲在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人越来越天真。有一次我抱他上床睡觉时，开玩笑说：你最近吃得多了，体重增加了，我快抱不动了。老爷子就很认真地问：“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为了让父亲能有点锻炼，我在扶他走路的时候，经常故意松手，有时他能自己走一小段路，大部分时候他马上就倒在我身上，有一次他怪我说：你是不是故意在开我玩笑？我说我哪敢啊，是怕你肌肉萎缩，让你尽量锻炼。有一天下午他不肯上床，说是刚才通知他去开会，我就骗他说刚才也通知我了，会议要推迟两个小时才开，叫他先



上床睡一会儿，他才肯上床。

父亲在最后三个月的时候，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我有一次帮他洗完脚、把他抱上床后，开玩笑地跟他说：“你看你现在的完全离不开我，如果没有我这个儿子，那你的日子怎么过啊！”父亲说：“是啊，我能遇上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在临终前一段时间，他的症状已经相当严重，神智不太清楚了。当时为了便于照顾，我和他睡在一个房间，寸步不离，但他居然会经常认不出我，还老是把我当成以前在医院里看护他的护工。我说你认不出我，那你还记得毛毛（我哥哥严锋的小名）吗？他想了半天后说：“这个名字很熟，他是谁啊？”我说他是你儿子啊，父亲点了点头，似乎是记起来了，但当我下次再问他时他又不记得了。

乐痴父亲辛丰年

·严锐·

父亲去世前七八天，他忽然跟我说：我身上没钱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我问他要钱干什么，父亲说：我想等身体好了后出去散步时买东西用。听了他的话我心里难过极了，父亲生病以前最喜欢一个人出去散步，回家路上经常会买点石榴或者烘山芋之类的东西给我女儿吃。为了哄他开心，我当即掏出200块钱放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并跟他说：你现在身上有钱了，以后可以出去买东西了，父亲满意地笑了。此后这200块钱始终在他口袋里陪伴着他。

父亲的阿尔兹海默症虽然已经这么严重了，可是当我在手机上放古典音乐给他听时，他似乎又变了一个人。他对每首名曲都能对号入座，了如指掌：这个是《少女的祈祷》，这个是《肖邦夜曲》，这个是《匈牙利舞曲》，这个是《舒伯特小夜曲》，只有当我放《伏尔塔瓦河》的时候，把父亲难住了。我又放

了一遍给他听，他终于兴奋地叫了起来：“这是一条河”，我问他是什么河，他苦苦思索了一番后还是没想起来，但这已经令我惊叹不已。从我10岁那年和父亲相聚后，每天都会在家里听到父亲翻来覆去地播放那些世界名曲，以至于我对这些名曲也是耳熟能详。

在父亲临终前一天的晚上，我照例用手机放音乐给他听，这是父亲最后一段时光中唯一的乐趣了。这天晚上父亲突然变得神智十分清醒，也变得非常健谈，几次跟我说他要写回忆录，把一些事情写下来给我们后辈看。他还说他想要安乐死。我说：“别急，我也打算安乐死的，到时候我跟你一起走，省得你一个人寂寞。”父亲开心地说：“好啊！”

记得那天晚上9点钟左右，我放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时，父亲兴奋极了，他一边大声地哼唱，一边用手打拍子，我当

时惊呆了，他这个精神状态跟之前简直是判若两人。我事后分析，因为父亲曾经是一名军人，军队进行曲那雄壮激昂的旋律一定是唤起了父亲对昔日军旅生涯的记忆。

放完《军队进行曲》之后，下一首是我很喜欢的高胜美唱的《蔷薇处处开》，像这种流行歌曲父亲以前是从来不听，我正想关掉一首世界名曲时，惊讶地发现父亲又跟着哼唱起来，他哼唱几句后又跟我说这首歌的作者是陈歌辛，他年轻时就听过这首歌，我这才知道这是一首解放前就非常流行的老歌。

放了一个多小时的音乐后，我关掉手机让父亲睡觉，没想到父亲说了一句令我至今难忘的话，他说：“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美好的音乐。”我听了这话非常感动，又感到很难过，但看到父亲的精神状态远胜从前的样子，也没往心里去。想不到第二天中午他老人家就在家去世了，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老人家去世时很安详，没什么痛苦，基本上就是他所希望的安乐死。（摘自3月26日《文汇报》）